

《宗教与世界》丛书

# 妇女与世界宗教

WOMEN AND WORLD RELIGIONS

D.L. 卡莫迪 著  
D.L. CARMODY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妇女与世界宗教

邓尼丝·拉德纳·卡莫迪 著

徐钧尧 宋立道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 涠

封面设计：杨守年 陈万福

技术设计：凌志云

·《宗教与世界》丛书·

### **妇女与世界宗教**

D.L.卡莫迪 著 徐钧尧 宋立道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益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 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6.75 插页4 字数 130千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0663-2/B·47 印数：1—2,000 册

定价：3.30 元 （软精装）

# 《宗教与世界》丛书

## 总 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生活

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主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

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光沪

1988年1月于北京

## 前　　言

此书的产生，缘于我担任世界宗教课程教学及妇女研究的经历。它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适合一般世俗读者或大学生兴趣的关于妇女和宗教的概览。任何人只要了解这个题目本身是如何庞大，便会明白这里的表述必须多么简括，“概览”一词最终是多么重要。我仅希望本书对整个课题能提供些许认识，能推动有兴趣者作进一步的研究。每一章后面所附的书目，标明了我的直接资料来源，它们或许对作这种研究的人有些助益。

许多同事和朋友都帮助过我，他们给我提供资料，鼓励我进行写作。在此我对这些人谨志感谢：西德尼(Sydney)和罗伯特·麦克阿菲·布朗(Robert McAfee Brown)、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n)、约翰·艾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保罗·马杰里(Paul Magelli)、朱迪思·普拉斯科(Judith Plaskow)、罗斯林·波普(Roslyn Pope)、哈罗尔德·西林(Harold Schilling)、艾洛伊斯·斯尼德(Eloise Snyder)以及多洛西·沃尔特斯(Dorothy Walters)。另

外，我还要感谢艺术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自由艺术学院研究处的财政资助，使我在1976年的环球旅行得以成行；我也曾得到威奇特州立大学研究及资助计划处的帮助，1978年夏又得到明尼苏达州科律治维尔的普世运动及文化研究所的热情接待和帮助。

最后，我特别要感谢我的丈夫约翰·卡莫迪 (John Carmody)，他对本书提了批评意见，并做了许多打字工作。

邓尼丝·拉德纳·卡莫迪

## 中译本序

“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这些口号在现在很多人看来，或者是几十年前的古董，或者是像“工、青、妇”机构之类的装璜，总之，是说说而已、可有可无的宣传，是可以充耳不闻、“左耳进右耳出”的词藻，是被当今令人眼花缭乱的无数新玩意淹没了的众多旧玩意之一而已！甚至，可悲的是，你若还想以“谁无姊妹？”来抨击至今尚存的虐待妇女现象，很快就将引起任何共鸣了——新一代的“小皇帝”们，是没有弟兄姊妹的！

然而，几十年前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真的不再需要为之奋斗了吗？被人目为装璜的“妇联”，没有必要改革成为五亿人口的真正公仆和代言人吗？答案就在我们身边时时发生着的事实之中：乡村里包办婚姻和女童失学的宿疾未消，城市中又添了女学生、女青年求业难的新病（而且，有几个男青年娶得起不“自带饭碗”的新娘呢？），更不必提那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杀害女婴事件！当然，不时也能听到“妇女已解放得过分了”之类说法，但是，在小孩子常常听到的父母吵闹之中，在

成年人常常为之心烦意乱的夫妻不和之中，不是还隐含着更深刻的妇女问题，隐含着关于妇女地位和妇女解放的新的观念冲突吗？

在当今的世界上，妇女问题，年深日久，女权意识，与日俱增。难怪在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历久不衰，在我国，“女性学”热潮方兴未艾。不过，就追求社会与人生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真正的和谐和幸福的人而言，在看待妇女运动与女性学的时候，显然必须，也必然要超越生理学以至心理学的角度。

妇女地位的分析，妇女解放的行动，不单需要社会学和伦理学的思考，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思考，哲学和人学的思考，而且需要历史学的思考，宗教学的思考，甚至神学的思考。原因很简单：世界各民族妇女长期以来所处的地位和所受的待遇，乃是各民族的具体历史的产物，而且同各族人民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制度有关，同他们对于神和神性的理解有关。

《妇女与世界宗教》一书，就是从历史学、宗教学、神学角度，对世界妇女状况与妇女解放问题所作的考察和思考。

作者邓尼丝·卡莫迪是一位美国女权主义的宗教学者。她曾在波士顿学院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威奇特的堪萨斯州立大学宗教学副教授。1976年，她在一些研究机构资助下，与丈夫作了一次环球旅行，考察世界各地的宗教与妇女状况。这本书就是她长期研究宗教与妇女问题的结果。在谈及写作此书的目的时，她指出：由于宗教对妇女状况影响甚大，“所以，‘客观的宗教研究，有助于妇女看清她们当前境况的种种原因’。

这本书首先向我们提供了现代宗教学关于宗教的一种典型理论：宗教关注的是人生的根本意义，是人的终极探求，是人

与其精神生命的本质——神秘者之间的关系，不论人们把这神秘者叫做存在、空无还是上帝。人类无休无止的“知与爱”的行动，使人超越自身而趋向这个神秘者。所以卡莫迪博士认为，宗教总是力求引导人“从自私走向人性，从死亡走向生命，从卑琐走向爱”。

但是宗教体验的表现形式，总受到文化传统的制约。在早期的母权制社会中，古代宗教并没有性别歧视的色彩，古人所理解的神是男女兼体的，甚至主要是女性的或母性的，因为生殖和生命受到极大的尊崇。在后来的父权制社会文化传统中，妇女落到了低男人一等的从属地位，于是男女权利不平等的情况，便程度不同地存在于世界各大宗教之中了。本书用大部分篇幅探讨了古代宗教、印度教、佛教、中国宗教和日本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各大宗教文化中的妇女地位，叙述了其从古至今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妇女地位低下的宗教根源，同时也未忽略宗教对改善妇女地位的正面作用。在这里，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世界各大文化影响下的丰富多彩的社会风俗画卷，我们既可以读到各民族关于妇女的生动有趣的传说故事（例如在中国几乎见不到的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的犹太故事，印度和日本的远古传说等等），又可以读到不少先贤圣哲关于妇女问题的生花妙语（尽管有些我们不一定赞成。例如托马斯·阿奎那说“妓女像宫殿里的下水道”，马丁·路德说“婚姻是上帝给无节制造成的伤口扎上的绷带”等等），更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大宗教关于妇女的或褒或贬的丰富多彩的象征。

作者一方面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另一方面又认为，虽然宗教有歧视妇女的历史，但是宗教不等于压迫，妇女运动不应该抛弃宗教，而应当将其性歧视的麸皮同其具有解放作用的麦

粒筛选开来。在本书最短的然而却是最精粹的最后一章《神学思考》中，作者提出：就自然而论，人类必须珍视自然与女性的宗教性联系（“如果我们热爱同生命靠近的一切，那地球就仍会是美丽的，我们所有的孩子就仍会是聪明的”）；就社会而论，上帝的意志就是实现正义和爱，这种解放神学的观点同女权主义是一致的，但妇女运动应该仅仅运用“光明和生命”，使用人道的、非暴力的、道家“无为”的方式来争取解放（“像风一样轻柔……通过转变心灵而赢得胜利”）；就自我而论，现代女性（男性也一样）的自我实现，乃是超越自我的过程，所以，帮助人们超越自我的真宗教，是同人道主义的女权主义一致的（它们都以“正义、同情心和自由”为目标，都“反对认为别人没有自己珍贵的那些人的罪”，而“这些正是来自上帝的真正诫命”）；最后，就神性而论，由于宗教的核心就是美化自然、解放社会、治愈自我，所以它使人类向着尽善尽美或“神性”前进。神性是既令人敬畏又令人向往的神秘，是最真实最纯粹的终极实在，所谓“上帝之国”，象征着在真与爱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生活应该成为的状态。为了在表达神性或表述神秘时，不再重复父权主义或大男子主义的歪曲，女权主义必须强调上帝既包含男性又包含女性，或者，是超越于两性差异的（这样，“人们才有可能建立一种积极的神学，或找到开发宗教的不可替代的源泉的途径”）。

这些说法，可以使我们了解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蓬勃兴起的“妇女神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妇女神学既是对神学和宗教哲学领域内几千年男性统治的抗议和纠正，也是人类面临的妇女问题在宗教领域和思想理论领域中的一大反映。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我国，对这一重要现象和妇女神学本身的研究

---

究，还是一片空白。

也许，作为妇女问题核心的男女不平等，是被最多的人视为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是被最多的人容忍的难容之事，是人类在最长久的时间中熟视无睹的对人的束缚和压抑，是人类在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打进去的疏远的楔子。如果说长期以来延续至今的父权制，是对远古的母权制的一种颠倒，那么现在已经初露端倪的大男子主义的垮台，是不是会走向一种“大女子主义”呢？假如人类彼此不可分离的这两大部分，只会彼此轮番“报复”，那么，人类的命运也太可悲了！显然，在男女关系上，出路也只在于合作，而不是对抗。如果从全人类的幸福和解放来考虑妇女问题，我们就会感到，卡莫迪博士在此采用的世界历史的角度，她以神学语言表达的“超越两性差异”的高度，的确是十分需要的。

何光沪

1988年9月7日于北京

# 目 录

导言 .....	( 1 )
第一章 古代宗教.....	(11)
第二章 印度宗教.....	(35)
第三章 东亚宗教.....	(68)
第四章 犹太教.....	(98)
第五章 基督教.....	(123)
第六章 伊斯兰教.....	(152)
第七章 神学思考.....	(175)
索 引 .....	(193)

## 导　　言

妇女对世界诸宗教的体验，实际上是与人类文化共存的，11因而，让我们先来看看本书的思考重心，考虑一下：（1）宗教理论简述；（2）宗教与当代女权主义意识；（3）世界历史的观点；以及（4）本书的重点与内容。

### 宗教理论简述

宗教的核心是神秘——人在本性上注定要过比其能理解的更为丰富的生活。因而，从历史上看，宗教总是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生是什么？死是什么？我们何以存在？何以必须受苦？从远古以来，对这些问题的强烈关注产生了神话、祭祀崇拜以及道德规范。即令在今天，宗教仍然在探求，是什么东西促进着人的完整性，是什么东西培育着诚实与爱，“上帝”又是如何同罪恶和死亡作斗争的。即令在今天，这些古老的问题

仍然存在，因为神圣的神秘并不像问题，①它超越于我们之上，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范围。

因此，“神秘”是“上帝”的替换词。它被有意挑选出来以便激发我们去意识到：我们并不知道，也不能理解宗教问题的核心。不过，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核心，因为它包含在我们所有的有意义的思想和情感当中。例如，每当我们因面对壮丽的日落或某人的深刻痛苦而屏息静气时，我们便体验到了神秘。换言之，我们体验到，任何美丽或重大的事物，都关涉到生命的整体意义。于是，我们便知道了，神秘是我们的精神生命的本质。

古往今来，遍及东西方的各种宗教都致力于表现、传达这神秘并协调与这神秘的关系。它们都试图赋它以名称，力图把它作为存在、非存在、空无、圆满、父亲、母亲或精神来予以把握。不过它们也都承认，神秘是超出这些名称的，它之不符合我们给予的名称，远甚于其符合的情况。作为整体，它总比任何具体的部分和名称都“更多”、“更大”。事实上，信仰的终极的保证与支持，始终是对神秘之超常的、压倒一切的强烈体验。

从理论上说，人们可以证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趋向神秘的倾向，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不受限制地知和爱。就是说，这对孪生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认识并不能耗尽知的冲动；爱只会增强爱的能力。进一步说，每一个知或爱的行动都使我们“超越”。例如，有益的理解，并不是我所希望、所想象或所

①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区分了两大范畴：“神秘”与“问题”。所谓“问题”，是可以加以认识的客观的东西；而所谓“神秘”，并不是纯客观的东西，所以不可认识，只有参与其中，才能对“神秘”有所体验。——译者

猜想的东西，而是希望、想象和猜想本身。借助它，我超越自身，与客观的实在相遇。同样，爱是超越自我，而去寻求那真正是善的、真正是有价值的东西。它使人进入道德：如果我珍视这种价值（如朋友、国家、正义等等），我将为之做些什么？

于是，每一个知或爱的行动可以促进我的成长，使我超越现在的自我。然而，这种成长与超越也使我成为与神秘相抗争的人，因为一切自我超越都是迈向整体、迈向大全。有人可能会说，知的目标，就是阿奎那（Aquinas）所预见的“至福直观（beatific vision）”。只有把握了我这个世界的原因、开端及其彼岸，我对于理性之光的追求才达到了目的；同样，只有达到了纯粹的（创造性的、能救治人的）爱，奥古斯丁在人的动机的核心之处看到的“不安宁的心”才会获得平静。因而，如果我们不断提出问题，不断寻求自己判断的依据，不断进行争取有净化作用的爱的斗争，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一重要的意义上是人，那么，我们就会以宗教为归宿。所以，宗教是最卓越的自我超越。正是知与爱的波浪，把我们送出海岸，带到浩瀚的整体的大全那里。13

尽管一切人都有寻求宗教与神秘的倾向，因为他们基本的冲动会将他们置于“上帝”面前，但是，这倾向是会衰退或麻木的。这就导致了被称为世俗主义的呆滞不前，因为一当神秘被废弃，单调也就越发显得沉重。然后，恐惧、忙碌和自私自利便阻碍着求知与爱的驱动力。人的视野日趋狭窄。许多人淹没在这个世界的泡沫之中，淹没在各自的“我”之中。各宗教在传统上都谴责这种自我禁锢，宣讲（若不是实行的话）一种自我超越的理论，并力图引导人从自私走向人性，从死走向生，从偏狭走向爱。这便是它们永恒不灭的人道主义。